



散文

## 二舅

■常全欣

清明节将要来了。这段日子,我想念离开我八年多的母亲。母亲刚走的那些年,我写过几篇怀念她的文章,其中提到她生前最牵挂的二哥,也就是我的二舅。岁月催人老。去年,我的二舅也走了。在他离开我们的第一个清明节,我想说说他,也算是一种纪念。

二舅叫王海青,小名儿叫王老虎,至今也不知道,为什么姥爷和姥姥给他如此霸气的名字。二舅出殡的时候,要往他手里塞些粮食,寓意在黄泉路上遇见拦路的狗,扔些粮食给它。同村的一位老人说,王老虎不怕,他叫老虎,厉害着呢。我突然明白,二舅的小名儿,不是霸气,而是叫出了他的性格:倔强、暴躁。

二舅一生未娶,也无儿女。小时候我去姥姥家的时候,就见二舅和姥姥生活在一起,一直到姥姥九十三岁去世。两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外屋,是二舅住的,南北方向放着一张床,床头放着收音机,被褥虽然旧,但很整洁。五六十岁的二舅,在姥姥眼里,仍是个孩子。每次去姥姥家,二舅总到集上买两碗卤肉的料汤。卤肉汤面条,汤油腻腻的、红艳艳的,像有红烧肉。这是他对妹妹最好的招待。

吃过饭,母亲和姥姥唠家常,我就摆弄二舅的收音机。二舅没有文化,在他的世界里,听广播的唯一用处就是听天气预报,或许知道天气,可以与别人聊天时有话说,因为我实在想不出,天气的变化对他的生活能有什么影响。后来,他每次到我们家,看见电视,就问“广天气没有”,我说“一会就广”,二舅说别忘看看。我就打开电视,只是不知

道那一个个陌生的城市名,他听不听得懂啊。

和二舅的一次单独交往,是在我读初中时。我去镇上参加竞赛,回来的路上,看见一辆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子麦秸,在像小山一样的麦秸堆上,一个人窝在上面。他不是二舅么?我喊了一声,他看见我,急忙让停车。二舅问我,我说参加考试去了,二舅很高兴,尽管他不识一个字,但知道去考试当然是成绩好。他从裤兜里掏出了几张钱,一把塞给我,“买个烧饼吃”。回到家后,我说我见二舅了,还给了我七块钱。母亲很纳闷儿:吝嗷出了名的二哥,为什么这么大方,拉一天麦秸也就挣十来块钱啊。

姥姥去世后,二舅一个人生活。他对两个妹妹,也就是我的大姨和母亲越来越亲。隔不长时间,他就骑着三轮车,先到大姨家,再到我们家,每次都带一根荆绳子捆着一把油条。二舅来了,母亲拿最好的饭菜招待,临走的时候,还给他带上一袋子馍。换季的时候,母亲让二舅把被褥、棉衣带来,帮他拆洗、缝补。过年了,母亲炸几条鱼、一只鸡,让我给二舅送去。正月初二去拜年,在给大舅家的礼品中,礼节感更强些,有大馍、果子、蒸馍,该有的一样不少。而给二舅的礼品中,则是母亲炸的丸子、麻叶,包的包子,还有背着父亲偷偷切下的准备招待客人的猪脸肉、盐牛肉。失去了爹娘的兄妹,手足之情令人感动。

二舅对他最小的妹妹,也就是我的母亲,十分疼爱。母亲先于二舅去世七年。送别母亲那一天,在棺材即将闭合的时候,行动不便的二舅突然喊了一声“等等”,他蹒跚着来到母亲面前,拉起

母亲的手,哇的一声痛哭起来,让我们揪心地疼。几年之间,我的大舅、大姨都去世了,兄妹四人,只剩下他一人了。那一刻,二舅真正感到了孤独。这个世界上,还有谁能倾听他的心里话呢?

这些年,我回家越来越少,与二舅的相见,也就是春节的时候。给他的礼品,也变成了方便面、火腿肠、袋装牛肉,总感觉有太多的生冷,也就像我们对待他,慢慢地成了一种礼节。他偶尔到我们家,和我的父亲聊聊天,只是这两年也越来越少了。

去年六月初八,表哥打来电话,说二舅的身体越来越差,脾气也越来越不正常,我们急匆匆地去看他。二舅双腿弯作一团,腰也直不起来了。我站在他床前,说:“二舅,别忘了吃药,我们还等着过年给您拜年呢!”二舅摇摇头:“过不去了,今年八十四了,都得走啊!要是有一个指标,咱也去争取争取。”没有文化的二舅,我觉得他一生说过的话,这一句最有哲理。

真没有想到,就在我们看他后的第六天,他走了。表哥给他买了一副至好的棺材,还有一身好衣服。二舅安详地闭了眼,或许他这一生,没有哪一天能像这天一样,可以向别人炫耀自己的“行头”。

二舅回到了她的母亲、哥哥身边。如今,我的姥姥,我的大舅、二舅,我的大姨,我的母亲,都变成了一个土丘。或许经历过几场风雨之后,这一个个土丘,也会被时光抹去所有的痕迹。这就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。哪怕腰缠万贯、辉煌一生,哪怕像我的二舅,无声无息、平凡平庸。



## 清明节挥之不去的痛

■尚纯江

——  
花儿盛开,禾苗茂盛  
在清明时节  
是什么将我埋藏心底的记忆触动  
一条亘古相传的血脉  
穿过时空,穿过我的骨骼  
让一捧黄土对视心灵  
痛彻骨髓的思念  
泪眼婆娑  
让过去与未来  
一同怀念  
鲜花和纸钱,敬畏与虔诚  
一同担当未来的砥砺  
已逝的故事触手可及  
先祖以及先烈  
在倾听麦子拔节的声音  
跋涉的脚步  
一往无前,从未停息  
面对祖先和逝去的亲人  
我再一次  
将思想和灵魂擦拭干净  
如同坟前的柳树  
以及墓碑前的松柏  
郁郁青青

二

一年一度的思念  
让潮水泛滥  
刻骨铭心的记忆  
在这一天  
在岁月的长河中泛起波澜  
春风  
把一抹嫩绿的希望绣上枝头  
花开如潮,相继被清明举过肩头  
蒲公英的黄花在泥土的幽香中  
唤起泪水盈眶  
坟头的菁菁松柏  
让手里的一捧黄土  
变成奠基的仪式  
冥币和纸钱  
在日益增添的怀念里想念  
日思夜想的容颜  
过去的一切  
渐渐遥远  
而刻在心中的痛和记忆  
逐年增添

小小说

## 下棋

■胡天喜



税务局的一把手熊局长爱下象棋,并且战绩辉煌,几年来局机关举办的象棋比赛不下几十次,在几百人参加、高手如云的情况下,屡战屡胜,每次都是他的冠军,为此,他高兴过,兴奋过,骄傲过,自认下棋水平还算不错。

一个星期天,熊局长到公园闲逛,看到一老一少正在下象棋。老者六十多岁,只见他面带微笑,一只手抚摸着山羊胡子,一只手熟练地挪动棋子。少者有十岁大小,一脸严肃,神情专注,脸憋得通红。他禁不住驻足观看。

轮到老者走棋了,这时候,熊局长看到一步好棋,如果按他的思路走了这步棋,保证能将少者置于死地,他想上前给老者指出来,但想到“观棋不语”的规矩,咂了咂嘴,没有说话。可老者没按他的思路,而是拱了一步不疼不痒的小卒,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连续三盘,看似胸有成竹的老者都败在了少者的手下。

“小朋友,来,叔叔跟你下一盘?”熊局长实在看不下去了,心想,几十岁的老人却屡屡败在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手里,岂不丢脸?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!

“你肯定不行,我爷爷就老输给我哩!”少者并不把熊局长放在眼里,此刻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。

第一盘,熊局长赢了。

第二盘,熊局长赢了。

第三盘,还是熊局长赢了。

少者不甘心,脸变成了紫茄子,发誓最后一盘一定要赢。

但是,比赛的结果,少者还是败下阵来,气得眼里噙满了泪水。

“来,兄弟,咱哥儿俩下一盘?”站在一旁观战的老者脸上依然带着笑,态度和蔼地问。

“中。”熊局长洋洋得意,暗想,你连个小孩子都赢不了,还能赢过我这个单位的冠军?

不过,刚一交手,熊局长的底气就不足了,老者攻势凌厉,步步紧逼,奇招百出,几步下来,就把他逼进绝境,他招架不住,只好认输。

连续三盘,战况依然,熊局长不得不承认,他不是老者的对手。于是,他不解地说:“老同志的棋艺如此高超,刚才怎么老是输在孩子手下?”

“他是我的孙子。”老者答非所问。